

玉渊杂谭

尽管羊年春节一再保持低调,但姗姗来迟的节目单一经出炉,各种围绕春晚“做文章”就再也停不下来。要说今年有些创意确实不错,比如用“四大美女”打出“颜值”牌。而总导演哈文的“三不用”原则——低俗媚俗的节目不用、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、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不用,虽然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,但我以为此乃创新真正之亮点,应该赞一个——至少从中能看到一种诚意。而所有怀着诚意的探索都值得被尊重。

春晚:想说爱你不再容易

客观讲,自从网络舆论形成一方势力,春晚对于观众的需求就从来不敢怠慢。在不改变既有框架的基础上,每年绞尽脑汁创新甚至人员换血,确实是蛮拼的,论诚意也是不缺的。但即便以这种“抱大腿”的姿态讨好,还是难逃被观众在新春伊始连连吐槽的厄运。正所谓“两败俱伤”,也许春晚自己已经感觉“不会再爱了”,而曾经深爱春晚的观众也早已“想说爱你不再容易”。一段感情,只剩下话题,缘起缘灭,半点不由人。

在微信上互传段子和新春祝福语,可能在朋友圈分享刚刚吃过的年夜饭然后互相点赞留言,也可能上网寻觅一两部一直想看却没时间看的电影。在数字化信息时代,一台年年“换汤不换药”的春晚晚会想笼络住全国人民的心,恐怕自我认知多少有些问题;而生活形态已经发生变革的观众,试图借春晚在特定时刻重温一种集体记忆,也属苛求。

文·杨雪

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。与其说黄百鸣重拾的《家有喜事》系列味同嚼蜡,有如鸡肋,或者王晶坚持的“屎尿屁”风格已沦落到为了无厘头而无厘头,全程找不到笑点,倒不如说时代变了,香港人以及整个华语电影市场的受众审美和需求变了。也许今日王晶还是当年那个以独特的草根视角闯荡江湖的“少年王晶”,无奈江湖已老。

桂下漫笔

春节差点没了,你『造』吗?

文·胡一峰

羊年春节快来了!有时候觉得,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中,春节不过是时间流逝中必经的一点,过节也只是例行公事。不过,如果告诉你,咱这春节差点就没了,不是会增加你对这节日的珍惜呢。

其实,废旧历用阳历,是民国政府的一贯主张。清末民初,有人说要改用孔子纪年,也有说该用黄帝纪年。1911年,武昌起义,军政府采用的是黄帝纪年。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,通电各省,改用阳历,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。孙大总统命令虽下了,但旧历源远流长,可不是一纸文件就能废止的。到了1913年元旦,中国形式上已实现南北统一,袁世凯对自己当大总统后的第一个元旦极为重视,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,但似乎只是政府机关和学校有些反响,民间十分冷淡。

随想随录

为什么不反“鸡汤”

文·辛悬

我有一些朋友,运营优质的微信公号,时常刷到10万+的阅读数。每每分享喜悦,我总会恶毒地告诉他们:有一类内容虽然没有具体的阅读数据,但体量一定远胜于那些含英咀华的文章。

他们既不服,又不解,直到我亮出谜底:“今天是燃灯古佛的寿辰,为了你的家人和朋友……”或者“如果你家里有属羊的,今年一定要告诉他……”

对耽于文字素信格调的朋友,上述内容无疑是三观的分水岭,拉黑的起跑线。论韵味程度,或许和测试是否还在朋友圈里,同样令人生厌。

可困扰的是,再怎么对朋友圈定点清除,此类内容似乎永无竟时,总能找到栖身的缝隙,开花结果。

有一天我恍然惊觉,撇开其中偶尔夹缠的诅咒性暗示,这些言者谆谆,不就是心灵鸡汤最原始的样貌。人生实难,无助相随,艰险多歧的道路,总要有超验的依托。有些人选择了宗教,更多的普罗大众,则转向世俗的祈福。应验与否倒是事后的回望,关键还是当下心安理得。

而鸡汤的本质,也不过是借几句温润之词,讲一番浮泛道理,主攻心灵马杀鸡的需要。

但很多人旗帜鲜明地反鸡汤,认定鸡汤无益于解决困难,无非是换个视角来看待甚至逃避问题。我倒想说几句不太讨喜的辩白之词。

第一句话是:所有人都需要鸡汤。

人生渺渺,太多无力的时刻,都要独自直面。巨大的惶然与恐惧当前,为了免于吞噬,人总要寻找些出口。只不过,有些人在地摊上寻求“人生就像一场戏,因为有缘才相聚”,试图给自己一个放下的理由。另一些人,则从杨绛的书信、钱理群的演讲里,搜检平复的依据。文本固然有高低,但诉求大体并无二致。

第二句话是:多数读鸡汤的人,都缺少足够的自知。

略读过几本书的人,有一个最容易犯的毛病:终日觉得自己与众不同。

关于流俗平庸乃至无趣的“人生训示”,在不屑和不齿背后,其实是智商上的优越感。可民间语汇未必就比拼贴所谓精英的引文低等多少。这倒不是反智,剔除学富五车的儒儒、潜心修习的学人,言必孔孟文必西哲的“文豪”中间,有多少读过原典,又有多少谎称通读曾文正公全集的人是临时百度。

于丹讲的的确是《论语》,但她的鸡汤至少给有意回归经典的公众打开了一扇门。可以通过她,也可以绕过她,但盯着“鸡汤”不放,又不给出具体辩驳的理据,和给央视联名写信的十博士有什么差别?知识改变命运,书要读对地方。

这是个大都有病的时代。有病喝鸡汤,总利于康复。自己喝着鸡汤固然可喜,因此嘲笑别人喝着鸡精或者鳖精,就是倔傲了。且不说差异身后有多少自以为是的,即便真良莠,也都是每个个体的自我选择。

漫以为长了些见识,就感慨人心不古,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,也挺劳心劳力的。说到底,在宇宙洪荒星辰大海面前,世上只有骄傲的无知者和谦卑的无知者而已,谁也不比谁更高明、更高尚。

艺苑



傲雪(摄影)

刘引玲

吾心吾性

谈谈瓦当的作伪与辨伪

文·王林

古代建筑中,屋檐处都会用到一种下垂的瓦,它由两部分构成——瓦筒和瓦面。瓦筒插到上一级瓦上,起固定作用;瓦面即筒瓦最前端的下垂部分,可起到保护房屋木质椽头的效果。如遇下雨天,雨水可顺着瓦筒和瓦面流下,不会侵蚀房屋。随着古人审美水平的提高,瓦面开始饰以纹饰,这种工艺至秦汉达到高峰,后人称之为瓦当艺术。近些年,喜欢瓦当艺术的人越来越多,瓦当收藏之风大兴,但作伪之风亦愈刮愈烈。

走了进去。店主如梦似醒地抽着烟,享受着难得的清凉天气。店内物件摆放杂乱,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地上的陶罐、汉砖。看见墙角摆着几方汉代瓦当中常见的云纹瓦当,我便顺口问了句:“老板,这瓦有带字儿的么”。老板不紧不慢地回了句“那边桌上”。顺着手指的方向,我看到被一层厚土土盖着的八仙桌上很随意地摆着一方文字瓦当。这是一方内容从未得见的瓦当,当面篆书四字,可确定的只有第一个字“光”和最后一个字“字”。从瓦背的绳纹、瓦筒断痕和当面包浆看,这方瓦为汉瓦稀品无疑。“老板,多少钱”,我压制住内心的喜悦问道。“五百”,他似应非应地回答。经过一番并不算艰难地砍价,这方瓦以三百元成交。自以为捡了大便宜的我背上瓦当回到寓所,一连把玩了好几天。清洗、拍照、拓印,乐此不疲。

这瓦到底是什么文字内容,传达了怎样的历史信息是一直使我困惑的问题。在查阅工具书未果后,此瓦被暂时搁置了起来,直到看见一篇发表在1993年第一期《文博》杂志《西汉文字瓦当考释》的文章,我才意识到上了“当”。

从这篇文章中得知,此瓦1975年出土于西汉茂陵霍光墓东500米处,现藏于茂陵博物馆,仅见一方。把茂陵博物馆中实物图像及拓片与此相对照,我才恍然大悟。这原来是一方仿制瓦呀!首先,原瓦圈外有阳弦一周,仿瓦无。原瓦直径18厘米,仿瓦只有15厘米,这两点是最明显的区别。再从文字笔画结构上看,仿瓦缺陷也是俯拾即是。比如,“光”下部“儿”画长短,“曜”字“白”部的大小及“人”的写法,“字”字下半部“子”转折处的处理等。



茂陵博物馆藏“光曜块字”瓦当照片 茂陵博物馆藏“光曜块字”瓦当拓片 笔者所购瓦当拓片



恭贺新禧



岁岁吉庆

图为篆刻作品,作者:王厚忠